

从此缠绵尽海山 西风一任吹菰黍

文/朱秋霞

神女墓

清 杨元盛

萧梁乐府华山畿，吾里也。
觅旧迹无所据，怅望久之。
山高高兮水沉沉，春华发兮秋虫吟。
万物有情都不死，千年古木留贞心。
萧梁往迹半荒忽，至今乐府歌声歇。
江沙已办作桑田，漠漠墟烟空照月。
草树丰茸北陇平，安知郁郁非佳城？
旧藓碑铭认遗石，香魂化作黄鹄鸣。
如何唤作神灵女，双飞不知何处所？
从此缠绵尽海山，西风一任吹菰黍！

镇江新区的“华山畿”和“华山畿传说”是省政府发文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姚桥镇华山村这个千年古村落，蜚声海内外，特别是村中千年银杏、仙真观石匾以及村外的“神女冢”等文物引来各方人士的垂青。

有关“华山畿”的文字颇多，而在这其中，故事发生地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也非常引人注目。明末清初丹阳葛筠（一作诸葛筠）《华山畿》：“可怜华山畿，郎自为侬死。侬生独何为？父母不下堂，兄妹俱成行。何必恋阿侬，切切空悲伤。启我黄泉道，换我新衣裳。古墓横路旁，阴阴松柏长。下有同心草，上有双栖鸟”，用乐府笔法写当地实景，哀婉凄绝。除此之外，清朝举人、华山村人杨元盛的这首《神女墓》也颇堪诵读。

杨元盛，生卒年不详，华山村人，乾隆甲午（1774）举人。

“千年古木留贞心”，千年古木，指的就是华山村的千年银杏。“萧梁往迹半荒忽”，荒忽，模糊不清貌。《楚辞·九歌·湘夫人》：“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洪兴祖补注：“荒忽，不分明之貌。”“江沙已办作桑田”，作者原注：“梁时华山便已濒江，今平沙数十里，村居稠叠，古今异观。”墟，在此处指村落的意思。“草树丰茸北陇平”，丰茸，浓密茂盛。陇，在此处通垄，高丘。“香魂化作黄鹄鸣”，《乐府诗集·清商曲辞》有《黄鹄曲四首》，其二是“黄鹄参天飞，半道还哀鸣。三年失群侣，生离伤人情。”“西风一任吹菰黍”，菰，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池沼里。黍，一年生草本植物。

诗人本是华山村人，回忆起一千三百多年前发生在家乡的故事，感受和一般人又自是不同，既有对人世间沧桑变化的感慨又有对真挚执着爱情的赞美，乡情与诗情交融，这就越发显示出这一动人传说所具有的悠久深厚的感染力量。



寄语毕业生：拒入俗流

文/林少华

本科生毕业、研究生毕业、学士硕士博士毕业，毕业的季节，放飞的季节。鸟儿们欢快地扑愣着翅膀从树上飞走了，飞向山那边，飞向海那边，飞向天那边。作为老师，尤其我这样年老的老师，心中涌起的，较之放飞的欢欣，有时更是自己飞不走的寂寞和感伤。是的，只能默默注视鸟儿们渐飞渐远，任凭自己在原地老去。他们、她们年年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唯独老师又准确无误刻录一圈年轮。而世人很少留意老师的眼神、老师的心情。这很正常，鸟与树之间，有谁会在意树的感受呢？

放飞的仪式，不用说，是毕业典礼。这差不多是师生们最后一次正规集体会面。典礼过后师生就同是“社会人”了，平等了。因此，老师们中间总要出一位代表上台对毕业生们讲几句话。我不是代表，没上台。我想在台下、在这里另外对毕业生们讲几句话。

讲两点。一点是拒绝平庸。你们到我这个年纪，至少有三十年时间。而三十年时间，完全可以使你们成为著作等身名扬一方的学者，成为带甲百万决胜千里的将军，成为力挽狂澜化险为夷的商界企业精英，但也可以使你们庸庸碌碌默默无闻。世人的百分之九十九难免如此，而你们要做百分之一。一个没有佼佼者、没有精神贵族的民族，哪怕再有票子、房子、车子也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民族。第二点是拒绝庸俗，拒入俗流。庸俗和平庸不是一回事，庸俗比平庸可怕得多。《红楼梦》中，宝钗之所以始终没有赢得宝玉的爱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宝玉嫌她小小年纪便入了俗流。作为老师，不希望你们在社会这个庸俗场、这个大染缸里转眼学得趋炎附势八面玲珑钩心斗角投机钻营。诚然，很难要求你们人人都像古之屈子那样具有“举世皆浊我独清”的

悲壮而高贵的情怀，也很难人人都像今之史学大师陈寅恪那样即使在黑色十年也敢于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你们至少可以在心中为自己保留一角未被世俗浸染的园地，一分纯真，一分圣洁。人的真正幸福，绝不取决于衣香鬓影灯红酒绿西装革履前呼后拥，而取决于静夜烛光中是否拥有安顿灵魂驰骋情思的心间净土，一分慈悲与温情。

然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拒入俗流还意味着要有社会担当意识，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进入“大丈夫”精神境界。换言之，洁身自好片云独飞的清高和优雅固然不可或缺，但不能忘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天风海涛的阳刚世界，不能忘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那种热切感人的家国情怀，不能忘了“铁肩担道义”、“心事浩茫连广宇”的赤子之心。在修辞方式上，或许崔卫平教授的说法更为你们所熟悉：“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我相信，老师相信，读书种子不绝，经纶之心不死，青云之志不堕，我们的民族就总有一天会走出消费主义时代和“拜物教”的精神困局，振翅遨游于天地之间，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文化大国。

而我，而老师，将在这里长久守候。“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只是，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而且，我们相信，你是有出息的孩子，你们会是有出息的孩子。”这是北大教授朱苏力老师的话，也是此时此刻天下所有老师最想说的话。请你们记住，请你们相信。

叶公好龙与叶公好水

文/陈祥泰

“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因生动形象的故事、贴近生活的比喻、通俗易懂的语言，而知晓率极高。现今很多两三岁的孩童都知道，且能说出。不过，最近有人替叶公反，说他并非好龙，而是好水，不仅是位勤政的地方官，而且是中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水利专家。

替叶公反以正视听的人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先生。他不久前应邀在央视一套的“中国成语大会”节目当嘉宾，在点评成语“叶公好龙”时，说出了自己研究考证的结果。他还讲到，叶公和战国时期治邺的西门豹是同一时代人。因时间关系，嘉宾不可能讲得太多，郦先生仅向电视观众说了这些，即已让人耳目一新。

怀着好奇心，或许是兴趣使然，我事后亦做了一点考证。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能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典籍记载，叶公楚国人，姓叶名子高。战国时期，不少诸侯国为图自强，相继对本国的政治、军事和社会进行改革，甚至变法。发展农业生产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水利事业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保障。劳动人民固然重视水利的兴修，各国的统治者也把水利事业的发展看作是富国安民之道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一些贤明勤政主持一方的官员，更是自觉地承担起兴修水利的事业。如秦国的蜀郡守李冰，在今成都以北，主持召开凿了两条渠，以分岷江之水势，修成著名的都江堰，消除了岷江之水害，灌田三百余万亩。魏国的邺令西门豹征发农民开渠十二条引

河水灌田，使农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叶公生活在这样一个注重水利建设的时代，作为一个地方官，主持、策划、设计改患为利的水利工程是极有可能的。

搞水利建设，离不开画图，至少要有一个示意图，以便把规划设计的内容标在图上，利于施工。

那时，造纸术还未发明。周秦时期，以竹木简和缣帛作为书写绘画材料，但简重帛贵，不便使用。于是叶公便把需改造的河流画在官衙和住处的墙壁上，哪段需疏浚，在哪里开渠，在哪处建闸，在哪里建水库，都一一标在图上。河流较长，且弯弯曲曲，再加上一些标注，看上去像画的一条条人们想象中的龙似的。这大概是有文人创作出“叶公好龙”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吧。

战国时期出了不少军事家，同时亦出了不少水利专家。真是时势造就英雄，时势造就人才。

是不是替叶公平了反，“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就可以不要了？这倒不必。从现在留存的典籍看，叶公好龙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五》，即使从这时算起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早已自成语境，为世人所用，是言简意赅描述“表面上似乎喜爱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真正爱好它”的最好比喻。但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叶公确有其人，他不好龙，他好水，是位水利专家，是位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造福一方的地方官。

很想尽快读到郦波先生系统考证叶公治水之大作，或许对当今仍有启迪。

